

Copyright 2017 Department of Fine Art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
香江名宿鄧爾雅的印說與印譜

陳文輝

引言

在晚清民國的嶺南篆刻史上，篆刻作品「看似平常最奇崛」的黃牧甫影響深遠，師從、請益或私淑黃氏的嶺南印人中，以李尹桑、易孺以及鄧爾雅最為傑出，被譽「三足鼎立」於嶺南印壇。其中最能承繼黃氏衣鉢的，應數鄧爾雅。李尹桑專研古璽，易孺參古璽、封泥等而自成「閔肆」一格，鄧爾雅傳續黃氏的印風或許可以其〈題黃牧甫印譜〉的頸聯「布白幾何入三昧，衝刀旁午敵千兵」來形容，他的印文排布靈活而不失雅妥，別緻而耐看。以往論述鄧爾雅篆刻的文章不少，主要論述他的篆刻藝術風格及特色。本文試以《文字源流》、《鄧齋印可》、《鄧齋印賸》、《鄧爾雅詩稿》及印譜等資料，簡述其生平與香港前緣，分析他的學印歷程、治印心得，並梳理所見鄧氏印譜。

一 爾雅生平與香江前緣

鄧爾雅（1884–1954）一生行跡可借容庚（1894–1983）〈綠綺園詩集跋〉來概括：

四舅鄧爾雅，東莞人，乃先外祖鄧蓉鏡（1834–1902）先生之四子[……]光緒乙巳（1905）、丙午（1906）間（與妻）¹同遊學日本，學美術，歸國任小學教員。民國癸丑（1913）同寓吾家，舅氏治小學，攻篆刻，余兄弟從之學。乙卯（1915）挈家遊

1 妻子陳靈淑（1884–1928），字窈窕，號糠齋，莞城內興賢里人。其父陳榮輝曾任海口參軍，陳靈淑幼年隨父居於瓊州。她性情賢淑，受鄧爾雅影響，善小學，略能吟詠。參見楊寶霖編：《東莞詩詞俗曲研究》（上冊）（東莞：樂水園印行，2002），頁222。

桂林 [……] 戊午 (1918)、己未 (1919) 遊韶關，參滇軍李根源將軍幕 [……] 壬戌 (1922) 避地香港，己巳 (1929) 於大埔築綠綺園居之，廊露舊藏唐琴綠綺臺後歸舅氏，故以名其園 [……] 丙子 (1936)、丁丑 (1937) 兩遊羅浮。丁丑七月颶風為災，園中僅存四壁，藏書被毀，乃從大埔移居香港。²

其生逢清末民國之亂世，在時代劇變之際，既受到傳統的儒家教育，又東渡扶桑，習東洋新學，在戰亂中輾轉，最後定居香港。詩詞、書法、繪畫、治印均擅，尤以印為著，多以「篆刻家」之名見於諸書。

鄧爾雅與羅叔重、陳語山、盧鼎公、馮康侯等篆刻名宿同被尊稱為「香江五老」，³ 他寓居香港的行歷已多被記述，但其實他與香港的緣份早已結下。鄧爾雅曾在其入印字句稿本《鄧齋印賸》的「祖述家風」中寫下「吉水故家」，註曰：

先世於北宋時，自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之白沙村，遷東莞縣之錦田村。錦田後分縣新安，今改名寶安，晉時郡名寶安也，後改東官者，則本晉之東官鹽場也。古東莞在今山東，與此不同。先大夫舊有此印。

鄧爾雅的二十九世祖鄧漢猷為江西吉水白沙村人（鄧爾雅刻有「白沙鄉人」一印）（圖一），官至承務郎，在北宋初宦遊廣東，喜歡這裡淳厚的民風，於是在開寶六年（973），選擇定居於東莞岑田，即今天的香港錦田，成為鄧氏遷居錦田的始祖。⁴



圖一

《白沙鄉人》（載許禮平編：《鄧爾雅印集》，[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2010]，頁77）。

香港錦田、屏山等地的鄧氏宗祠均有鄧爾雅之父鄧蓉鏡的功名牌，牌上寫有「同治十年辛未（1871）科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臣鄧蓉鏡恭承」。⁵（圖二、三）此外，屏山鄧族文物館所藏的祝壽賀帳，是於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為恭賀屏山鄧氏二十一世祖鄧述鄉之妻鄭氏六十大壽而製，帳中的祝壽詞為鄧

2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鏗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35至136。

3 鄧昌成著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，載《書譜》（1989年第1期，總第86期），頁76至77。

4 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31至32。

5 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30；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89。

圖二（左）

錦田鄧蓉鏡功名牌（載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，[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]，頁189）。



圖三（中）

屏山鄧蓉鏡功名牌（載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》，[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]，頁130）。

圖四（右）

鄧蓉鏡為鄧述鄉之妻所寫的祝壽賀帳（載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，[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]，頁132）。

蓉鏡撰文並書寫（圖四）。⁶鄧蓉鏡，字蓮裳，一字上選。清同治甲子（1864）舉人，辛未翰林，歷官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、丙子（1876）會試同考官、文淵閣校理、國史館提調、江西督糧道等。丁憂歸里，掌教廣雅書院兼廣東團練局總辦。⁷鄧蓉鏡是鄧漢猷的二十八世孫，鄧元英的二十三世孫，⁸鄧元英後人從錦田遷居東莞竹園、莞城，鄧爾雅即屬於此遷莞的一支。（參見表一）香港大埔頭的敬羅家塾正門石額上「敬羅家塾」四字（圖五）即為鄧爾雅所書，⁹相信是他居處大埔時所作。

可以說，鄧爾雅與香港的緣份，已早由先祖輩結下。

圖五

《敬羅家塾》（載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，[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]，頁189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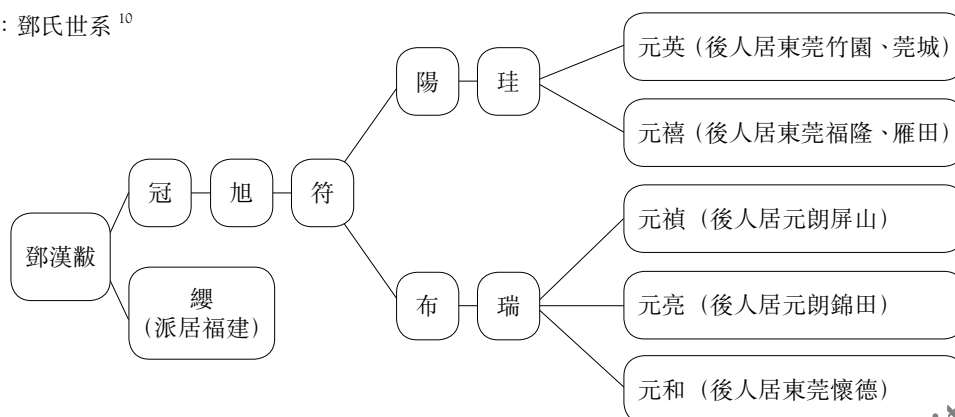
6 落款為「辛未科翰林院庶吉士年愚姪蓉鏡頓首拜撰並書。」參見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31。

7 參見鄧爾雅著：〈鄧蓉鏡傳略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容庚容肇祖學記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400。

8 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34。

9 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88。

表一：鄧氏世系¹⁰



二、從嬉戲到博覽：鄧爾雅學印歷程

「為學者，必有初」，鄧爾雅的學印的歷程散見各種論述，下文試以其自著詩、文來說明。他在〈鄧齋印可（一）·自序〉中提到：

爾雅小時入塾，先兄長余六年，師教兄以《文字蒙求》、《說文部首》諸書，因得旁觀竊聽，略知六書體例，乃比他人為早。後此捉刀嬉戲，童心頗頑，加以家有藏書，凡關於篆印之屬，偷得餘閒，輒手一卷，稍窺門徑，遂解刻劃，而不舍，直以石材代玩具矣。及弱冠，益購金石圖籍，當時盛行點石影印，價值亦廉，其難得之本，或假借諸戚友，用資博覽，即衝刀切刀之法，亦得之於書，非全有師承，良可笑也。

可知其從小在書塾耳濡目染，略知六書，加上家中有關於篆印的藏書，稍得要領，便以刻印為遊戲。成年之後，購買更多金石類圖書，以供博覽，當時流行石印本，價格也便宜，而珍貴罕見的書，有時就向親戚、朋友借，刻印之法亦得自書中，並非全為師承，畢竟「讀破古文千萬卷，昆吾神力自精嚴」。¹¹ 那麼他自學了哪些書？鄧氏在《鄧齋印外之一·文字源流小記》中提到：

惟《摹印述》，簡絮易明，粗知義例。吾家舊藏，集部較夥，仍有《說文》，段桂王鈔，朱雷吳孫，諸家著作，商周秦漢，拓本少許，南面書城，¹² 幸容跋扈，不揆構味，少而習焉。

10 參見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135；蘇萬興著：《坐言集之錦田鄧族》（香港：超媒體有限公司，2008），頁25。

11 鄧爾雅著：〈摹印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36。

12 「南面百城」，形容身居高位，擁有廣大地區的統治權。後轉指藏書極富，又作「南面書城」。參見劉潔修編：《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》（北京：開明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831。

旋獲《印藪》、《集古印存》、《十鐘山房古玉璽印》，明清皖浙諸家鈐本及《印人傳》，譜錄示範，遵東塾說，如法衝切，入手圓朱，注意布白，技癢可爬，捉刀嬉戲，立牀頭者，是乃英雄。

先大夫掌教廣雅書院，為山長時[……]適黟山人黃牧甫丈在官書局方任校讎[……]陳、黃、江丈，得牧甫刻印各數十，鈐示獲觀，稍聞緒餘，鏗而不捨[……]臣為刻畫，皖黟之間，學七拋三，就正父執，小時心準。

鄧爾雅既廣閱文字學方面註解《說文》的各類書籍，¹³又重點學習陳澧的《摹印述》，並且獲見多種印譜：明代顧從德的《印藪》、清代汪啟淑的《集古印存》、清代陳介祺的《十鐘山房古玉璽印》、明清皖浙二派諸家鈐本及黃牧甫原印鈐本，亦得見周亮工著、汪啟淑續、葉銘再續的《印人傳》。此外，豐富的家藏，也讓他得以遍覽商周秦漢金石拓本等書籍圖錄。曾作詩句「譜錄眼飽看，何止卅五舉。心手兩相忘，自然不踰矩。」「天一人無一，純絲眼福高。」¹⁴可見「譜錄示範」在其學印歷程中的重要性。

其治印謹遵《摹印述》，¹⁵先以衝、切兩種刀法，從圓朱文入手，並廣師諸家，特別注重印章的佈局排字。著重師法鄧石如（1743–1805）和黃牧甫，亦向父輩請益，更能變通其學，不死守。

鄧氏雖與黃牧甫同有「廣雅」之緣，但僅是獲其印譜而私淑得益，正如同劉慶崧借得歐陽務耘所藏的黃牧甫印稿，昕夕玩味而恍如親授。¹⁶鄧爾雅〈題記香丈秋琴館詩集〉的註中云：「先大夫掌教廣雅時，丈任分校，爾雅方童年，初學捉刀，以所刻呈教，屢承誨示，不啻問景師也。」¹⁷〈輓黃冷觀〉中也有「雕蟲少小疑何知，問業尊公等我師」¹⁸一句，皆說明在治印方面，他師從黃紀香。鄧家與黃家是世交，其〈贈黃萬夫〉¹⁹曰：「先世通家久，無雙江夏黃。蒿廬心印可，廣雅夢相羊。」²⁰鄧爾雅也在《嶺南近代印人徵略》的江逢辰條目中言及：「爾雅童年侍先大夫掌教廣雅時，嘗承教誨印學。」可知江

13 鄧氏在《鄧齋印外敘初稿》中提及：「記得童年，聞諸前輩，既誦詩書，宜先識字，案頭行匱，《說文》必備，小學功課，此其塗徑。」

14 鄧爾雅著：〈治印示兒輩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168至169。

15 鄧爾雅著：〈刻印寄許守白、陳魯廣、陳微塵〉詩中有：「小時不識私拳拳，十三已窺摹印編」一句。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56。

16 參見林乾良等著：《二十世紀篆刻大師》（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41。

17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29。

18 同上，頁98。

19 黃萬夫，即黃祖雄，黃苗子四兄，黃冷觀（1887–1938）子，黃紀香孫。

20 鄧爾雅著：〈贈黃萬夫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350至351。

氏亦為其印學導師。此外，鄧爾雅還有幾位從小認識的印友，〈刻印寄許守白、陳魯廣、陳微塵〉云：「守白魯廣通源淵，微塵與我皆童年。吾兄叔子相隨肩，別來印盟十許年。」²¹分別是許之衡、²²陳魯庵、陳微塵²³以及鄧叔雨。

鄧爾雅治印從兒時童心頑而「技癢」，²⁴以石材代玩具，純為嬉戲；到博覽群書，廣學增眼福，心摹手追，學七拋三，自創一格。由嬉始至功成，概括雖易，但此中苦辛誰知，其「靚挺出新」之印，不得不讓人直呼「吾粵三百年來無此作」。²⁵

三、真知灼見：鄧爾雅的印學心得

之一、通小學

治印必先通小學，陳澧曰：「摹印，古人小學之一端也[……]不講小學，不能作篆書、隸書故也。」²⁶鄧爾雅也提到：「大巧渾如拙，小學必先通。俗儉不識字，捉刀非英雄。」²⁷不過，小學非一朝一夕能精通，是一輩子的學問，鄧爾雅曾感歎：「少小捉刀嬉，老猶治小學。方知識字難，更莫論追琢。」²⁸

之二、當學篆

陳澧曾於《摹印述》中言：「作印固當學篆書，且當學隸書，古印往往似漢隸」，²⁹鄧爾雅就曾親手摹寫篆體字書《漢印分韻》。

他於《文字源流》冊三中有學篆的體會與相關書法的評述，言及：黃子高的《續三十五舉》篆法簡明，為初學必須；趙宦光草篆凌厲而近俗；清代金石極盛，以鄧石如、吳大澂、伊秉綏與黃牧甫的篆書最為可觀，他們一反前代以刀剪燈檠筆毫的舊習，用濕筆鋪豪，篆字不再焦枯與次弱生硬。又云：（小

21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鏗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56。註云：「守白乃先生孫婿，為許其廣之孫；魯廣乃先生之孫；微塵乃先生曾孫；叔子指三兄叔雨。」

22 許之衡（1877-1934），近代篆刻家，字守白，廣東番禺人。工詩，喜治印。見韓天衡主編：《中國篆刻大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284。

23 鄧爾雅：「甲寅（1914）九月養疴鄉居，夜夢陳大我微塵歸自柏林，繞道故里，且云小住三日，將之天津省，親晨起力疾出省道。則微塵果於昨夕先過寓廬，留函於几，馳往逆旅訪之，所言並符，三日又言別」。註云：「微塵名之達，號大我，東塾先生之曾孫。」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鏗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2。

24 鄧爾雅〈率爾〉一詩有「除外奇孤率爾操，雕蟲小技癢誰搔。」一句，見東莞市政协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324。

25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鏗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36。

26 陳澧：《摹印述》，載韓天衡編訂：《歷代印學論文選上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370。

27 鄧爾雅：〈治印示兒輩〉，載東莞市政协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169至170。

28 鄧爾雅：〈治印口占〉，同上，頁435至436。

29 陳澧：《摹印述》，載黃賓虹、鄧實編：《美術叢書》（一）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35。

篆)「每字布白，銀鉤玉箸，等畫棋局。工整近滯，纖巧易弱。能品已難，無論神逸。」而讚賞漢碑額篆書「收筆垂露，多姿仍勁，避秦病」。可見，鄧爾雅書篆務求靈動而不刻意，姿雅而不滯弱。

之三、書與印

鄧氏曾言：「作字如治印，治印如作字。腕下着以沈，書契原一事。」³⁰在書法篆刻史上，頗具成就者如鄧石如、吳讓之、趙之謙、徐三庚、黃牧甫，書、印風格均統一，皆為自創面貌，鄧爾雅亦然。

容庚評其舅的藝文成就「篆刻學鄧石如、黃士陵，正書學鄧承修，詩學龔自珍，而均能變化，以自成家」³¹，於書法僅提及鄧承修，³²是值得玩味的。縱觀鄧爾雅的書法，果是其學鐵香（鄧承修之字）「瘦硬通神」之正、行書最得三昧，最讓人有驚喜。爾雅有讚鄧承修的詩曰：「布白精微見勁適，通神瘦硬畫銀鉤」，³³正是其得道之處。而且他比「鐵骨錚錚」的「鐵面御史」還多了一份圓活、靈巧與恬雅（圖六），其印作亦在方寸中化入了此風貌。（圖七）

鄧爾雅的《臨古雜稿》³⁴有其臨寫的大篆、小篆、魚鳥文、雲文、圓朱文、滿白文（圖八）等印文，以及鄧石如、徐三庚、趙之謙、鄧承修、黃牧甫的書法。雖多摻清剛圓和的己意，線條靈動、布白活絡，但亦能抓住每種書體的特色，是為「學七拋三」的實踐，廣采博收以及「貝轉綢繆布白舒，必追秦漢始工書」³⁵的體現。

「書從印入」、「印從書出」，雖言取法，然與鄧氏言實踐的「作字如治印，治印如作字」有暗合之處，共同體現了書與印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之四、雜論

鄧爾雅的《鄧齋印可》常有不俗的印論與可貴的實踐經驗，細讀頗有所得。

³⁰ 鄧爾雅著：《治印示兒輩》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16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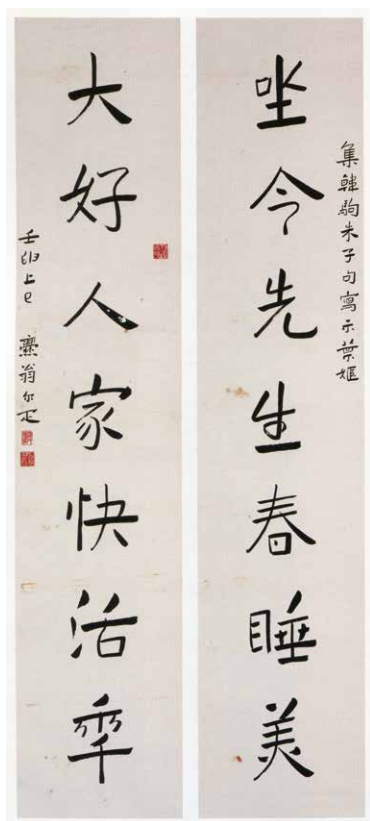
³¹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36。

³² 鄧承修（1841-1892），字伯訥，一字鐵香，歸善人。辛酉舉人，刑部郎中，轉浙江道御史，累擢鴻臚寺卿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，會勘中越分界事。後回鄉主講豐湖書院，創立尚志堂，倡建崇雅書院。鄧承修與鄧爾雅之父鄧蓉鏡相稔，鄧蓉鏡曾以〈感舊〉一詩形容鄧承修：「但稱公感言，知公猶未真。介以成其直，剛峰後一人。」在書藝方面，簡又文評曰：「書法勁秀，潛氣內斂，得力於平原，而集南北碑一爐共治。」參見吳道鎔著，《廣東文徵》，第六冊（香港：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，1973），頁38；葉葦：〈鄧承修其人其書〉，載廣東省博物館編：《廣東省博物館集刊1999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12至215；《東莞歷代著作叢書 鄧錫禎詩集 鄧蓉鏡詩文集 鄧寄芳詩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153。

³³ 鄧爾雅著：〈惠寄戊寅重九日記〉，載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0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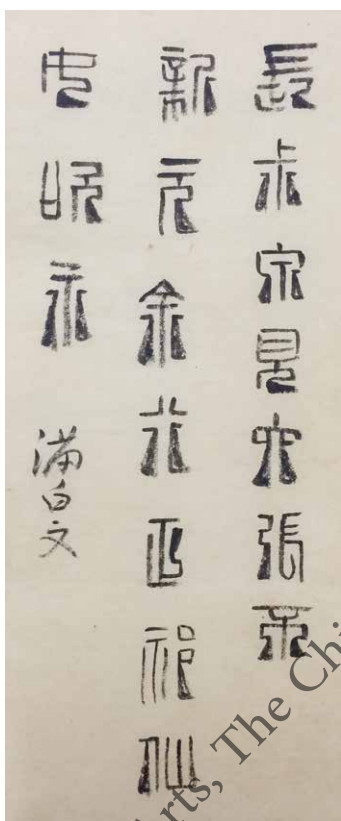
³⁴ 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。

³⁵ 鄧爾雅著：《題亡兒尉所書瓦當文錄》，載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29。



圖六 (左)

《坐令·大好》聯 (載許禮平編:《鄧爾雅法書集》, [香港: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, 1998], 頁9)。



圖七 (右)

《鄧爾所作》(載《鄧齋印賞》, [廣州:嶺南美術出版社, 1988])。

圖八 (右)

《臨古雜稿·滿白文》, 水墨紙本, 19.3x12 厘米, 鄧祖風先生惠贈,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(藏品編號: 2012.0187)。



其關於天然印有「難配字」的評價, 鄧爾雅試以秦權文字 (圖九), 小篆、繆篆之間的文字 (圖十) 入印, 注意疏密參差, 在第二方印中還加入直欄以緊密佈局。³⁶ 對於九疊印, (圖十一) 他除了敘述此類印章的歷史外, 還有「用此體方見茂密」的評價, 滿清九疊文漢篆在右、滿篆在左, 鄧氏認為「配合亦頗美觀, 且合制度」。³⁷

36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四八、七〇則。

37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六八則。

圖九 (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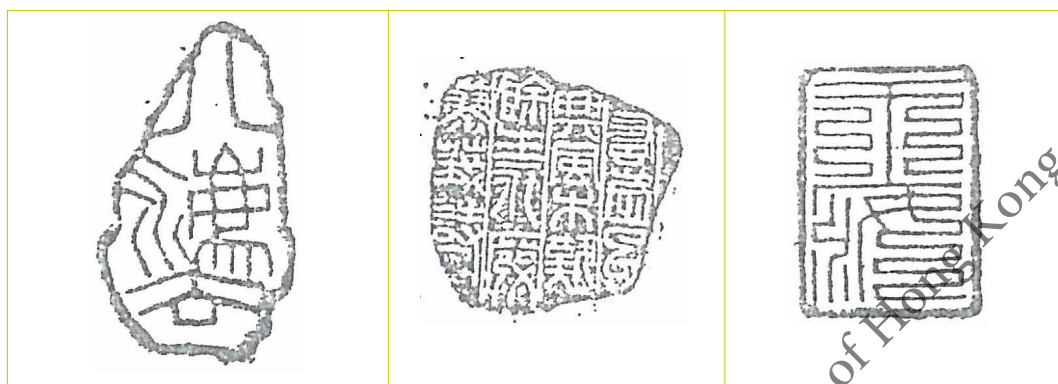
《八法》(《鄧齋印可》第四八則)。

圖十 (中)

《蚤(早)歲已興風木歎，餘生永廢蓼莪詩》(《鄧齋印可》第七〇則)。

圖十一 (右)

《玉汝》(《鄧齋印可》第六八則)。



鄧氏深研易學，也用卦象入印，如「解頤」(上為雷水解卦，下為山雷頤卦)一印就直以卦象代文字。他認為此「用作長方形書首印，則頗適合而別致，雖巧而不至纖小。」³⁸而且(卦象)「極難與他字相稱，姓名丁、呂、王、羊、三、五、丹、玉等字，或可用也。若不與篆配，則卦名太少，更不易連貫耳」³⁹(原文所附的印蜕上下顛倒)，(圖十二)極講究印文的統一和諧。

圖十二 (左一)

《解頤》(《鄧齋印可》第六七則)。

圖十三 (左二)

《文殊像》(載許禮平編：《鄧爾雅印集》，[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2010]，頁215)。

圖十四 (左三)

《麒麟》(載許禮平編：《鄧爾雅印集》，[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2010]，頁233)。



圖十五 (右)

《丁丑》(載許禮平編：《鄧爾雅印集》，[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2010]，頁217)。

在卦象之外，鄧爾雅還創作了不少佛造像印。其中一枚文殊像印，(圖十三)是其「從唐代塑像影片鉤摹得來，仿畫地圖法，經緯縱橫，縮小若干分之一，再取極淡膠水，轉印於印石」，⁴⁰取材、創作皆一絲不苟。而且他對佛像的手印與標幟極為講究：「凡畫佛像，其手印及標幟，必須有來歷，不可杜撰。」⁴¹除了古代圖像，鄧爾雅還與時俱進，根據當時上海格致書院譯本《動物圖說》的麒麟插圖創作現代圖像印，(圖十四)「與漢印象形龍虎鹿馬，其古拙處絕對不同」，並考據「麒麟」此物與此二字的來歷，⁴²可謂圖必有源，字必有據，不拘古今。另外，在印章類別的使用方面，他認為下款印文，用姓名、字號、齋館、邑里、吉語、詩文成語皆可；押角印則以吉語、詩文、成語為多；而

38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六七則。

39 同上注。

40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卅六則。

41 同上注。

42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六四則。

引首印最不易，印形必為長形，印文字數不能太多，且位置太高，不希望用齋館、邑里名，明清人最喜用御賜橫額四字，伴以雙龍，或關於書畫的名詞，或用干支名。鄧氏以「丁丑」印為例，一仿漢晉木簡，一仿晉磚文，磚文印左右有三四小點，點為磚瓦所特有，補空之外亦增別致。⁴³（圖十五）

四、循其本：所見鄧爾雅印譜述要

容庚曾云：（鄧爾雅）「不自珍重作傳世之想，詩稿塗乙狼藉，不易辨識。」⁴⁴其印譜似乎亦如是，生前從未結集出版，僅散見於報刊，印譜多為友人或後人所輯。筆者有緣得見六種公私收藏的原鈐鄧爾雅印譜，直面原譜，可瞭解更多細節，除了能感受朱泥呈現的雅妙印作之外，還能透過印文、邊款、識語、序跋，知曉印蛻所處的原境，以及受印者與治印者、集印者與治印者的關係等。

《蔡寒璠藏鄧爾雅印稿》，現藏香港大學圖書館，少見於著錄，鈐印本，一函三冊，四眼線裝，無板框，無邊款。棕色虎皮宣封皮上有墨筆手書「蔡寒璠藏鄧爾雅印稿」。書根均有「水周堂印稿」字樣，「水周堂」為鄧爾雅堂名。⁴⁵每冊外觀高十六點九公分，寬十二公分，三冊前後均有萬年紅紙防蠹。

冊一書封內襯紙上有六方印，分別為「景驥」、「南海潘棧」、「李根源章」及三方「蔡守之印」，這是在印譜中少有的，可見此襯紙原來是作為印稿紙使用，進而顯現此譜的「稿本」意味。另外，書封裏頁有「許崇灝印」、「公武」二印留下的反面印色，然而此頁後為扉頁，第一頁印蛻也不是此二印，說明是譜曾被重新裝訂，印蛻的順序也經過調整。⁴⁶扉頁與印蛻首頁均鈐有「寒歲收藏印蛻」。此冊共有六十一頁，每頁鈐印一至六方，錄印一百五十七方。⁴⁷

冊二的書封內襯紙同樣有印蛻，共有十五方之多，計有「道恒」、「空自苦」、「爛紙敗墨重開光」、「寒瓊」二方、「亂畫哀亂世也」、「寒頤」、「寒歲」、「蔡哲夫」、「蔡守拓」、「蔡守」、「亂畫」、「澹遠堂」、「騰衝劉楚湘印」、「齋齋金石文字」。此冊共有五十三頁，每頁鈐拓一至九方，錄印一百六十七方。⁴⁸

43 參見《鄧齋印可》第卅四則。

44 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縈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136。

45 廣節曾作有〈甲寅二月南歸過鄧爾雅城北寓齋為題水周堂圖〉一詩。參見林東海等選註：《南社詩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195。

46 從譜中一些印蛻頁裏頁印痕並不是次頁內容亦可知。如冊一「劉祖武」、「繼之」印蛻頁裏頁留有「困叟」、「陳昌榮印」的反面印色，然而次頁卻是「繆嘉壽印」、「延之」二印。冊二、三亦有此現象。

47 書封內頁的印蛻不算在內。

48 書封內頁的印蛻不算在內。

冊三書封內無印蛻，但封底內襯紙反書有「鄧齋印雅」楷隸字樣，並署「庚申（1920年）天貺節⁴⁹（公曆七月二十一日）題」，旁有「九華鐙」行楷字樣，此紙原應為題簽稿紙，亦能體現此譜的稿本屬性。此冊共七十二頁，每頁鈐拓一至十六方，錄印二百七十一方。

從冊三的內襯紙，可推測當年結集了一本鄧爾雅印譜，名為《鄧齋印雅》，楊寶霖先生亦曾提及《鄧齋印雅》：「囊年得《鄧齋印雅》兩冊，鈐於刻印有『綠綺臺』之方框玉扣紙本上，戊午（1918年）以前共一百二十三方，標明『戊午以後作』者一百五十九方，另夾有散頁鈐二十六方，共三百零八方，書面署『元胎手拓』、『元胎藏本』。元胎，容肇祖小名，此原為容肇祖家物[...]」⁵⁰ 惜今日無從知曉此二書是否為一。

此譜原為蔡守（1879-1941）⁵¹ 所藏，蔡氏與鄧爾雅同為貞社廣州分社、濠上印學社、南社、南社湘集、南社書畫會（香港）等文藝社團的成員，相互間多有唱和往來。

1918年3月，李根源（1879-1965）⁵² 在廣東督軍莫榮新的敦促下，再度統兵，出任駐粵滇軍總司令，助討反護法運動的兩廣巡閱使龍濟光。又因北洋軍閥段祺瑞命令吳鴻昌、丁效蘭等率三萬餘人越庚嶺進攻，南雄一度陷落，護法軍政府深受威脅，李根源旋調粵贛江湘邊防軍務督辦，率部北上，經四日激戰，擊退北洋軍，收復南雄。之後戰事漸停，李根源致力於整理廣東北江十五縣教育、事業、道路、河渠等事務。⁵³

49 天貺節：指農曆六月初六日，意指上天的賜予。民間傳說，宋代某年六月初六日，上天撒下天書，賜福人間，皇帝將此日命名為「天貺節」。民間於是日曬衣被、書籍，謂可免蟲蛀，故有「六月六，家家曬紅綠」的民諺。參見蕭亨主編：《廣東省志 風俗志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7。

50 楊寶霖：〈鄧爾雅的《綠綺園詩集》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容庚容肇祖學記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410。

51 蔡守，原名珣，後更名有守，再更名守，字哲夫、成城，號寒瓊、寒翁、寒道人、茶邱殘客，廣東順德龍江人。南社成員，詩書畫印無不精工，兼長金石學，著有《寒瓊遺稿》、《印林閑話》等。參見林家強編：《順德古今美術人物錄》，頁150，參 <http://book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7796630&d=DDAA3A1523E77E8121F94201367E07D1>，檢索日期：2017年5月26日；孫克強等編著：《清人詞話》（下）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2135。

52 李根源，字養谿、雪生、印泉，號曲石，別署高黎貢山人，雲南騰衝人。曾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、早稻田大學等學習軍事、政治、經濟，同盟會會員，南社成員。曾任雲南陸軍講武堂總辦、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、陝西省長、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副都參謀、駐粵滇軍總司令、督辦廣東海疆防務兼雷瓊鎮守使、雲貴監察使、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務。著有《曲石文錄》、《曲石詩錄》、《雪生年錄》等。參見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。

53 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86至89。

蔡、鄧受邀為李氏幕僚，隨軍輾轉韶州、廣州、瓊州等地。⁵⁴鄧爾雅因此刻有「記室參軍」⁵⁵一印，主要負責處理軍中的文書工作。

幕主李根源不僅能運籌帷幄，而且在傳統儒學、文藝方面均有一定造詣，亦留心文獻古籍，嗜好金石。⁵⁶出任陝西省長期間，曾重修碑林、纂修《陝西通志》、擴充圖書館；⁵⁷出陝在京期間，日與谷九峯對奕，與任志清、劉西陶講金石，或遊廠肆看書。⁵⁸此外，他還在秦見齋、呂天民、陳佩忍、高天梅、蔡守等友人介紹下著籍南社。⁵⁹

在幕期間，鄧爾雅參與了許多尋訪、護存古跡文物的活動，像是重修曹谿南華寺、唐張文獻公祠墓、游峽山寺⁶⁰等；也撰文、書碑，如撰寫〈祭滇軍陣亡將士文（代）〉，書錄滇軍墓地〈沙沖坪墓碑〉、重修武陵源〈張文獻公墓記〉。他還筆耕刀刻不輟，為李根源、蔡守鐫刊了不少姓名別號、齋堂館閣印，也為護法軍政府總裁唐繼堯、陸榮廷、岑春煊，護法軍政府總裁代表兼交通部長趙藩，護法軍政府總參議冷遜，滇軍第三師長李天保，第四師長朱培德，第五旅長盛榮超，團長張沛澤、李根澐、趙德裕，營長孫紹虞，陽山縣長薛正清，以及總司令部僚友楊晉、盧鑄、秦恩述、許崇灝、陳祖基、周承春、梁六度、李朝陽、魏定榮、秦善培、袁翥鴻、趙從繹、李杞芳等⁶¹刻印，即為是譜印蛻的主要來源。

香港大學圖書館另藏有《鄧爾雅印蛻（附甸印）》一冊，蔡守輯，鈐印本（個別為剪貼），四眼線裝，裝幀外觀高二十點二公分，寬十一點五公分，封面、封底內均有萬年紅紙以防蠹魚。書根上有「鄧爾雅印蛻 附甸印」的楷書字樣。板框高十一點二公分，寬七點三公分，書口上署「印雅」，下署「寒

54 參見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 86 至 97；鄧爾雅：〈韶州雜詩〉、〈瓊州雜詩〉，載東莞市政協編：《鄧爾雅詩稿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91 至 100；鄧爾雅著：〈曹溪南華寺宋刻五百羅漢記〉，載許衍董總編纂：《廣東文徵續編》（第二冊），卷八（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，1987），頁 542；蔡守著，談月色編：《寒瓊遺稿》，1943，頁 3 至 31；黃大德：〈鄧爾雅年表〉，載《東莞文史》（第二十九期）（東莞：政協東莞市文史資料委員會，1998），頁 78 至 85。

55 記室參軍：西晉始置，為丞相府記室曹長官，掌文疏表奏。南北朝時皇弟皇子府、嗣王藩王府、公府、持節都督府皆置，自七品至九品不等。隋朝置於親王府，從六品。唐因之，從六品上。宋朝以常參官兼任。金朝為正八品，掌王府表牋書啟之事。參見張政娘主編：《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 360 至 361。

56 「二十三歲[……]關阮纂《雲南通志》《滇繫》《滇南詩略》《滇南文略》《滇詩嗣音集》《重光集》《南詔野史》《小腆紀年》《滇事歷年傳》及有關滇中掌故諸書。《山海經》《爾雅》《說文解字》《金石萃編》《佩文齋書畫譜》，根源留心鄉邦文獻，嗜好金石自此始。」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 15。

57 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 80。

58 同上，頁 85。

59 同上，頁 88。

60 曾藏峽山寺的《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》有「民國八年己未八月，李根源、盧鑄、蔡守、潘和、鄧爾雅、趙藩暨子宗翰同觀。」之題記，以及冊一中的「趙藩、盧鑄、潘和、蔡守、鄧爾雅同時審定」印可為旁註。參見李若晴：〈近代嶺南佛教社會變革與寺院收藏——以《曾賓谷長壽寺修禊圖》民國年間的流傳為中心〉，載孔令偉等主編：《黃賓虹與現代藝術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杭州：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110。

61 參見李根源著：《雪生年錄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），頁 88 至 90。

瓊⁶²水榭⁶³」，此譜板框內有兩種界格方式，一為「田」字型界格，二為「日」字型界格。印蛻首頁右下角板框外有「寒窈⁶⁴收藏印蛻」。此冊共五十頁，每頁鈐拓一到十方印，總錄印二百五十八方，附少量邊款。最後一頁上還有蔡守手書題識：「以上四十旬印。丁巳（1917年）十一月九日長至，從大通寺尋梅歸，燈下識。」蔡守的《寒瓊遺稿》中的《長至日重到大通寺探梅，與社友鄧爾雅（萬歲）胡伯孝（熊鏜）、謝次陶（祖賢）、張蘊香（蕙）聯句》恰好也記錄了此次聚會。譜中的一些印蛻旁有墨書附註，註明印材（如「吹萬」印旁寫有「牙」字，說明此印印材為象牙）、篆刻者等。收錄的印蛻絕大部分為鄧爾雅所刻，亦有部分為其他印人所作：「傾城普華寫（照）」印旁有「退」二字，說明為葉期所作；「爾雅」旁有「守白」二字，表示為許之衡所作；「伊人思」側有「棲雲」字樣，「棲雲」為李棲雲；⁶⁵「鄧萬歲」、「風鬢問字樓」旁註「星舟」二字，「星舟」即徐新周；⁶⁶印譜最後四十餘方印的篆刻者除鄧氏外，還有黎簡、⁶⁷蔡守、潘飭⁶⁸以及錫庚⁶⁹。

是譜的「稿本」特性也十分明顯，除了板框中鈐有印蛻，不少印鈐蓋在板框外及印蛻頁裏頁，比較隨意。所鈐之印，多為蔡守、鄧爾雅及二人詩友、畫盟、印盟的姓名字號印或閒章，如「高劍父馬背船唇朱記」。

此兩種印譜大部分印蛻收錄於2004年出版的《鄧爾雅篆刻集》。⁷⁰

私人藏印譜四種。一為《鄧齋印可》，瓷青紙四眼線裝，一冊鈐印本，前後均有萬年紅紙仿蠶，裝幀外觀高二十二點九公分，寬十二點一公分，封面題簽為「鄧齋印可」四篆字，署款為「悅灼手鈐，尗正」，

62 蔡守之號。

63 譜中原字為「廚」。『廚』《說文》所無，新坵從木作榭，經典謔作序[……]徐文鏡編著：《古籀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316。

64 蔡守之號。

65 李棲雲（？—1956），原名墨湖，別署大冶，湖南湘潭人。曾投身革命，後一度為僧，法號棲雲，工書法，篆善石鼓文，隸宗《石門頌》、《張遷碑》。善篆刻，融會皖、浙兩派。晚歲偶繪山水，以篆筆出之。韓天衡主編：《中國篆刻大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316。

66 徐新周（1853—1925），字星州，吳縣人。精治印，師吳昌碩，形神皆得，蒼渾雄勁。晚年遊大江南北，名重於時。清末民初之際，官宦要人佳石之印，頗多出其手製。1918年輯自刻印成《耦花齋印存》四冊。王崇人主編：《中國書畫藝術辭典·篆刻卷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58。

67 黎簡（1747—1799），字簡民，號二樵，廣東順德人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拔貢。喜吟詠，長於戲曲，工書畫。撰有《五百四峰草堂詩鈔》、《藥煙閣詞鈔》等。孫克強等編著：《清人詞話》（中）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958。

68 潘飭（1873—1929），字至中，一作致中，號抱殘，別署雲濠鄉人，南海西樵民樂人。博覽群書，家有藏書處曰「萬卷樓」。擅長書畫，能詩文，深於鑒賞和金石，著有《抱殘室詩文集》等。參見張傑龍主編：《南海詩徵》（下冊）（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314。

69 其人不詳，所刻二印皆為「鄒安」。鄒安（1866—？），即鄒壽祺，原名維祺，字介眉，號景叔、適廬、雙玉主人。清代浙江杭縣人。著名金文學家。博覽古器，考訂精詳盡。善書法，寫金文極為古拙。著有《周金文存》。參見顧廷龍：《清代硃卷集成（二八二）》（台灣：成文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239；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文物大辭典》（下）（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329。

70 黃大德編纂：《鄧爾雅篆刻集》（北京：榮寶齋出版社，2004）。

可見是譜印拓為鄧爾雅高足唐悅灼親手鈐蓋。綠色板框高十七點四公分，寬八點一公分，共有三十四頁，每頁鈐印一至十方，總錄印一百五十七方，無繫邊款。主要為其自用印、摹刻印及為親友所刻印。

二為《鄧爾雅印可》，是鄧爾雅遊幕期間所刻，瓷青紙四眼線裝，一冊鈐印本，裝幀外觀高十七點二公分，寬十二點一公分。扉頁有墨書題名「鄧爾雅印可」，款署「己未（1919）五月下浣刻於曲紅⁷¹（今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）」，無板框。共二十三頁，每頁鈐蓋一至九方印，錄印八十方。收錄鄧爾雅為幕主李根源，第二十旅長楊益謙，僚友盧鑄、王恆、陳祖基，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並歸入李根源麾下的葉朝鏞、呂六韜，兩廣都司司令部官員黃鍾藻等所刻印。此時，其印風開始漸趨成熟，寓變化於雅正。

三為《綠綺園印影》，瓷青紙四眼線裝，一冊鈐印本，金鑲玉裝幀。外觀高二十一點七公分，寬十三點三公分。扉頁為王貴忱的序：

昔段趙浩公先生家藏用印，選錄鄧爾雅先生篆刻鈐之口一九七三年，請容希白丈加題封面，近容丈又已作古，故為金鑲玉裝之，用為記念耳。原鈐於六十年代初，匆匆未及拓邊款，僅手錄之印後特草草也。王貴忱識於羊城。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九日。

末鈐「可居室主」朱文印。其後為容庚題端，款署「癸丑春二月，容庚敬題」。是譜無板框，共二十四頁，每頁鈐一至兩方，共錄印二十六方，且每頁裏頁均有王貴忱手錄原印印款，皆是鄧爾雅為趙浩公（1881-1948）所刻印。

趙浩公為廣東台山人，家貧好學，習裝裱而為裱房跟班，進而習摹畫、鑒定，師從名家王竹虛，漸成仿畫高手，力倡純粹國畫，曾為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國畫系教授、中山大學國畫教授，⁷²為鄧爾雅繪畫上的盟友。

從是譜印款可見鄧氏的用心，有仿秦人小金、出土玉印、黃牧甫印作，使用古西夏文等。印文亦具含義，像「老夫臣佗」印款云：「老夫臣佗，趙氏典也，刻為浩公文房，余正。」「趙倚廩」，款曰：「唐趙嘏以『長笛一聲人倚廩』句，為杜牧所稱，人目為趙倚廩。趙子浩公畫盟以此名廩，固刻印奉貽，用充文房，余正。」

71 即曲江，參見彭祖熙：〈曲江縣與曲紅縣名的考究〉，曲江縣政協文史組編：《曲江文史》（第3輯），1983，頁67至68，參 <http://book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5160816&d=D91E542D6F68D1733B418F8025B95F86&fenlei=110308&sw=%E6%9B%B2%E6%B1%9F%E6%96%87%E5%8F%B2+%E7%AC%AC3+%E8%BC%AF>，檢索日期：2017年6月20日。

72 參見黃大德：〈趙浩公年表〉，載朱萬章、郭燕冰編：《廣東「國畫研究會」研究》（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178至204。

四為《鄧爾雅印存》，一冊鈐印本，裝幀高二十一點四公分，寬十二公分。黑色單線板框高十三點一公分，寬八公分。共四十六頁，每頁鈐印一至兩方，總錄印五十枚。主要是鄧爾雅刻為黃般若、葉奕（鄧爾雅妾）、梁慧吾（天景樓主人）等親友以充文房。黃氏為國畫大家，葉氏亦能刻印，梁氏為大收藏家，皆為鄧爾雅藝海同道。

小結

於此政治文化轉型、守舊與革命衝突的時期，鄧爾雅既承習傳統儒學、文藝，又東渡日本接受新思想文化；在這動亂的年代，他亦曾從軍幕下，輾轉多方，後又因戰亂頻仍，遷居與其有著前世因緣的香港。唯一不變的是他對藝術的熱情，執筆、刀不輟，曾引「昔人云：悔其少作，學問美術，本無止境，除非自畫界限，未有不悔者。」⁷³又謂：「拙稿初題曰『印可』，姑仍其舊，然所謂可者，仍由自己雙眼得之。此中甘苦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」⁷⁴對藝術的追求可謂無止境，亦練就了扎實的印內外功夫。沙孟海〈沙邨印話〉云：「南國鏤家以東莞鄧爾雅、鶴山易大凡最為老師。」⁷⁵足證其印學地位，不愧為「篆刻世家」（先十四世至十八世祖均工治印）⁷⁶的一員，而且在他的影響下，妻子、兒女、外甥皆能治印，所以鄧爾雅能自信地道出：「我家篆刻尋常事，不斷相傳有印人。」⁷⁷

篆刻雖小技，但非捉刀能為，還須具備小學、書學、印學等知識，需要點點滴滴的積累，從鄧氏學印歷程就可知其不易，他在廣閱多練的努力下，才逐漸形成「靚挺出新」的自家風格，並積累了眾多散見於詩文的印論，印史信手拈來，選字、佈局、運刀於方寸之中均有周密的考量。此外，幸有眼福得見鄧爾雅多種原鈐本印譜，因記所見，在印藝之外可見其行跡與交遊。

紙上昆吾刻劃痕，卻竭數十年心思與精力，爾雅之印說與印譜正反映了其深厚的學養、豐富的治印經驗，並透露了其藝途上殷殷相伴的知交。

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候選人

73 參見鄧爾雅：《鄧齋印可》第一則。

74 同上。

75 沙孟海著：〈沙邨印話〉，載《沙孟海論書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77。

76 參見鄧爾雅著：《洗硯》未刊稿本。

77 鄧爾雅著：〈題外甥容庚兄弟同輯《東莞印人傳》〉，載鄧爾雅著，容庚、陳寂、商衍鎰等編：《綠綺園詩集》（1960），頁66至67。